

SHIXUE LINIAN YU SHIJIA SHENGCUAN

史学理念与 史家生存

雷戈◎著



人民
文学
出版社

SHI XUE LI NIAN YU SHI JIA SHENG CUN

史学理念与 史家生存

雷人 著



人大出版社

责任编辑：赵圣涛

封面设计：林芝玉

责任校对：吕 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学理念与史家生存 / 雷戈 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9

ISBN 978-7-01-016599-8

I. ①史… II. ①雷… III. ①史学—研究—中国 IV. ①K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92493 号

史学理念与史家生存

SHIXUE LINIAN YU SHIJIA SHENGUNCUN

雷戈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17.5

字数：300 千字 印数：0,001—4,000 册

ISBN 978-7-01-016599-8 定价：6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自 序.....	1
一、历史 / 学 · 历史—学 · 历史 (学).....	29
(一) 凸显差异	29
(二) 消解同一	31
(三) 消除隐匿	33
二、历史知识的理论分析.....	38
(一) 史料性质与历史知识	38
(二) 历史知识形态的古今差异	41
(三) 学术公器与学术共同体	43
(四) 历史知识与天下公议	45
(五) 历史知识与公共知识及生活常识	48
(六) 历史知识和现实意志	53
(七) 历史知识、政治意识和行动能力	57
三、后现代史学观的理论边界.....	62
(一) 解题	62
(二) 历史之在: 不在亦在	64
(三) 文史之道: 一张一弛	78
(四) 叙事之法: 亦实亦虚	93
(五) 界限之外: 若有若无	116

四、从简单本质到复杂本质.....	117
(一) 问题意向：刘泽华对当下新学的潜在回应	117
(二) 王权主义：刘泽华对中国古代历史的批判性思考	124
(三) 假言判断：刘泽华著作中的轻率判断	128
(四) 中西古今：刘泽华学说的体系缺陷	132
(五) 打磨理论：历史观或方法论	138
(六) 新思想史：作为方法论的思想史	147
五、史家的诞生.....	154
(一) 解题	154
(二) 自传	155
(三) 史家自传	158
(四) 黄仁宇自传和何炳棣自传：两种类型史家的代表性文本	160
(五) 黄、何二人对各自自传的不同定位和考量	166
(六) 历史观和历史理论	173
(七) 成为史家	198
(八) 黄仁宇的思想经历和客观意识	217
(九) 何炳棣的史学风格	239
(十) 黄、何二人对美国学界的批评	253
(十一) 学术与政治	260
后 记.....	273

自序

历史之为历史，恰在于其现实。

不是以史为鉴，而是**以史为道**。史之为史，恰在其道。

历史是历史上的现实，现实是现实中的历史。归根结底两者是一回事。

说历史是过去之事是知识，说历史是人类之事是理论，说历史是个人之事是思想，说历史是自我之事是信仰。

信仰是命，思想是道，理论是学，知识是术。

历史的三个维度：物性，人性，神性。

物性是客观，人性是自由，神性是真理。

历史就像一条河。现代史是水，古代史是冰。

历史与其说是一条河，不如说是一条隧道。隧道里时宽时窄，时明时暗，崎岖不平。置身其中，人对隧道的整个判断无不严格受制于隧道的格局和界限。隧道对隧道中人视野的限制，更接近历史对人的限制。相形之下，把历史比作一条河，就不够贴切。当然，也可以说，历史是一条隧道中的河流。那就更有趣了。

古代，历史是一面镜子；现代，历史是一屋子镜子。没有镜子，人会茫然。全是镜子，人会更加茫然。

与其说历史是一面镜子，不如说历史上有你一面镜子。这面镜子是你发现的，也是你制造的。在这里，发现与制造一个意思。

把镜子拿反了，会发生什么情景？其实，什么都不会发生。

面对历史的无限和绝对，理性和想象都应该放低身段，否则只能自取其辱。因为理性和想象向来都有超越历史的野心。其实，历史也有野心。历史

的野心就是让所有人在历史面前保持平常心。

看待历史有几种常见心态。一种是淘宝的猎奇心态，一种是品茶的消闲心态，一种是找药方的患病心态，一种是解剖尸体的医生心态，一种是把玩古董的观赏心态，一种是盗墓的投机心态，一种是奸尸的自慰心态，一种是装模作样的戏子心态，一种是装神弄鬼的骗子心态。还有一种是正常的生活心态。

海德格尔认为，历史学研究的是史迹，而非历史，正像形而上学探究的是存在者，而非存在。就此言，历史学和形而上学是一回事，历史和存在是一回事。在绝对意义上，思索历史如同思考存在，都需要一种全新的眼光。遗憾的是，当他将存在和时间思想为同一个“事情”时，他就丢失了历史，错过了历史，而不知所云。因为他始终没有找到时间之家。时间之家就是历史。换言之，**历史乃时间之家**。

全部问题在于，为何人没把历史看作历史？或，没把历史当历史看？

相信历史上一定有一种我们无法触及的东西。这种东西甚至超出想象。我们能做的是，确认并试图寻找它。但这样一来，是否意味着它可以被触及？

有一种历史无法触及，有一种历史可以谈论，有一种更内在的历史影响我们生活。

通向历史的路径有远有近，有曲折有隐蔽，所谓曲径通幽是也。正因有“曲径通幽处”之妙道，才会有“禅房花木深”之顿悟。

当历史创造力远远超过艺术想象力时，艺术就没必要存在了。或许，艺术还可以继续存在，但艺术存在已变得毫无意义。如果艺术想象力不能同历史创造力相匹配，艺术就是多余。如果艺术想象力不能抵达历史创造力的边缘，艺术只能成为历史垃圾。

历史本身就是真实。文学只是感觉真实。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不能仅凭感觉判断历史。因为它尚未达到历史感的深度。就是说，历史感不是对历史的一般感觉，也不是对历史的一种判断，而是对历史本身的直接把握。这就是历史感的实践。历史感的实践即是把握历史。

历史合理性不能成为取消历史问题的借口。

庸俗的历史合理性表现为，凡历史无不合理，即历史即合理。历史活动皆为历史人物综合全部历史条件而做出的唯一合理的选择，故历史事件是所有历史可能性中唯一合理的结果。如此，庸俗的历史合理性往往就是神秘的历史必然性。

二

历史是一个整体。这整体不仅包含现实，也不仅以现实为基础，它直接就是现实。现实则处于变化中。这意味着现实是一种客观而不确定的状态。这种状态就是开放性。是可知，历史作为整体，必然包含两个相关规定，即现实性和开放性。换言之，历史本身同时具有三重性质，即整体性、现实性和开放性。

历史的整体性不仅包含现实，而且首先就是现实，甚至仅仅是现实。就其本质，历史整体性就是以现实为基础的无限拓展。

在什么意义上，可以对历史作出一种整体判断？有两种可能，一是直觉意义上，一是理论意义上。但两者又有区别。直觉意义上的整体判断更为深刻，更具本质性；理论意义上的整体判断更为严密，更具逻辑性。必须确认的是，实证意义上和史料意义上不可能获得一种有关历史的整体判断。

对历史的整体判断作为一种直觉和概念，同一般史实和个例无关，也不是从具体事实和材料中获得的。相反，有了历史的整体判断，人们可以对史实和材料作出各种解释。从逻辑看，历史的整体判断先于历史知识的产生。

尊重历史，现实就是权威；阉割历史，现实就是阉人。事实上，历史的光辉，源于现实的光源。如果历史是废墟，那是因为现实是垃圾。

习惯上，历史在过去，是不变的；现实在现在，是变化的。史家居变化之现实，研究不变之历史。这里有个悖论。从变化看不变，何以可能？由变化观不变，有何意义？就其本质，历史作为现实，不能不变。这样，现实中的史家研究历史，如同运动中射击。靶子或动或静。但动更符合实战状态。即更符合历史实态。

历史被视为过去时，它就有了各种可能；历史被视作现实时，它只有一

种可能，即仅仅是自己本身。

当人看透历史时，往往会对现实表示沉默。但沉默不等于无语。因为它内含一种对现实的本体论断言。而这种本体论断言恰恰蕴含于对历史的思考中。

现实给予人以理解它自身即历史本身的能力。在理解基础上，解释有了可能。于是，史料出现了。在解释层面上，史料作为语言，且仅仅是语言。没有史料，解释无从进行。理解却不然。理解超越这些。理解超越史料直指历史。正是这种超越，为解释史料提供了巨大空间，使其展现出各种可能的叙述逻辑和想象景观。表面看，历史理论的建构和历史知识的提炼，似乎只是解释史料的结果，其实不然，它是史家在此前先行理解历史这一直观活动的更为深刻的思想产物。

现实提供了人们认识历史的观念模式，认识历史反过来又提供了人们改变现实的思想依据。

只对历史说真话，不对现实说实话，不能算是有新史德。对现实说实话，意味着史家必须对现实作出独立的价值判断。

按照新史德标准，所谓“为历史而历史”不能算是最高境界。

三

历史有道，史学有理。合言之，历史和史学即是道理。

历史必定合道，史学必然合理。

历史之道即人性，史学之理即理性。

历史之道给人信仰，史学之理给人信心。

历史之道即常道，史学之理即常名。

历史之道是通过现实表现出来的意义，史学之理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理性。

历史之道与史学之理的关系是，**道在理先**，无道即无理；同时，**道在理中**，无理亦有道。道在理先是第一原理，道在理中是第二原理。合而言之，既可直接体道，亦可借理明道。两者功能有别。直接体道更多是一种个体体

验和领悟，借理明道则可以传承广布，形成连续性知识和学术。直接体道能够创造道统，借理明道则可以塑造学统。直接体道不可交流，借理明道则必须相互交流。

没有世界观，只有历史观。换言之，历史观决定世界观。因为，创造历史就是改变世界。

四

在史学问题上，个人主义不光是方法论，还是价值观。

坚持写史的个体主义要求，就是最有价值的无政府主义。

把我放进历史，我还是我吗？我是否已经变形？我如何确保我的本真？

哲学说“我是什么”，历史学说“我的什么”，元史学说“我使什么”。

唯有元史学是彻底的动词思维。

谈论历史，是否清楚地意识到把“我”放进去，放进历史，放入历史中心，使之成为历史本基，是元史学的根本意向。所谓“我”，不是“我在”、“我思”、“我是”、“我史”，而是“我一在”、“我一思”、“我一是”、“我一史”。在这里，“我在”、“我思”、“我是”、“我史”一般只有一个单一性含义，即“我的什么”。“我一在”、“我一思”、“我一是”、“我一史”不是一般动词，而是一种动词结构，即“我使什么”。意思是，我使我在、我使我思、我使我是、我使我有历史。它迥异于名词化的命题结构，即“我是什么”。把名词化的我放进历史，改变不了历史态势。在这种思想结构中，它表现为“我是历史中的什么”。它意味着，历史之于我并非必然切身。相反，将动词化的我放进历史，则能改变历史态势。在这种思想结构中，它表现为“我使历史成为什么”。它意味着，我对历史有一种把握。

当我说“这杯子是我的”时，不意味着，这杯子价值几何（经济学眼光），或这杯子属于我（法学眼光），或这杯子是什么材料制造的（物理学眼光），或这杯子样式是否美观（文学眼光），或这杯子有何来历（历史学眼光），而是说，这杯子的现存状态是我造成的，是我使它成为眼前的这种样子。这就是元史学眼光。

历史性是指人有历史这件事。可就这件事，有谁真正切身意识到了？更别说有谁将此意识直接带入他的历史意识或历史研究中了。

提及历史，如果没有意识到现实，没有意识到人，特别是个人，没有意识到自己，所有历史都无所谓，所谓历史都是瞎扯。

人人都有自己的历史。只有历史学家把自己历史变成了理解历史的现实基础（潜意识层面）和解释历史的思想资源（意识层面）。

历史常识上是说别人的事，实际上是说自己的事。即便说别人的事，也内在受制于说自己的事，同时，更进一步地受制于**自己的事**。

对思考历史来说，个人历史是必要条件，史料文献是充分条件；对研究历史来说，个人历史是充分条件，文献史料是必要条件。

一个思想试验：(A) 让一个人从小生活在一个完全封闭的房间里，与世隔绝，在保证他认字的前提下，再给他看史料，他能理解里面的内容吗？

(B) 让一个人从小生活在一个完全封闭的透明屋子里，不和任何人接触，他虽能看见外面的一切，但他能理解外面世界发生的一切吗？

这个思想试验表明，在没有个人历史的条件下，无论对实际历史还是史料记载，他都无法真正理解。可见，个人历史乃是个人理解历史的唯一基础和绝对前提。

不把自己的事当历史，就不知道历史和自己有何关系，就不会从历史获取教益，就不知道历史有啥用。一句话置他们于死地。“你是人吗？”“那你为何不拿自己当人？”历史是人事，同时却不把自己的事当历史，问题出在观念还是心态？

第一，人不会说我活着有什么用；第二，人不会说我生活有什么用；第三，人不会说我这个人有什么用。既如此，人为何总说，历史有什么用？难道历史不是你的生活，不是你本身吗？可见，人的历史观是何等变态扭曲。

人从未把自己生活当历史。充其量当生活出了问题，就带着所谓“问题意识”去反思历史，由此赋予历史某种意义。显然，这种理解并未超出克罗齐的眼光。如果把生活直接视为历史，那么生活问题就是历史问题。所以，问题不在于通过反思历史来理解生活，而是在生活中创造历史。生活中的东西就是历史上的东西。生活中纠缠你的，历史上也绕不过去。问题只有一

个。解决了这一个，所有的历史知识和观念才能变得踏实。

为何人看不见历史？

因为人的眼光和视野本身就是历史。人看不见自己的目光和眼睛，所以人看不见历史。同时，人的视觉本身也有问题。历史是普遍，人却视之为特殊；历史是神圣，人却以迷信视之；历史是主人，人却反客为主。

可见，人和历史总是南辕北辙，貌合神离，失之交臂。这样，人必死无疑。这并非说，历史可以让人长生，而是说， he 可以和历史同在。因为他的生死皆为历史。

五

古来言历史者多，言史学者少。迄今依然。

史学和历史不同，和历史研究也不同。这使得历史学像是某种理论。其实不是。历史学只是对历史研究性质的纯粹分析。

研究历史易，理解史学难。研究历史门槛低，进入史学门槛高。

所谓难与高，意味着除了史料，还要有工具；不光会用工具，还要对工具的特性及局限有所认识；不光熟悉史料，还要熟知史料本质；最重要的是，必须系统掌握从史料到史学的整个过程，以及这个过程的复杂本质。

历史本身之所以可理解，史料之所以可解释，是因为史学即思想。但思想有其限度。它限定了历史实际不可知。

历史实际不可知，所以史料无法指向过去；史料可以解释，这种解释包含现实意向，所以历史本身可以理解。反言之，历史本身可以理解，所以解释史料必然包含现实意向；史料指向史料，所以历史实际不可知。

史料指向史料，使得史料之间相互指称。史料相互指称构成了史料间的相互支撑。由此建构起对历史实际封闭对历史本身开放的复杂话语系统。这种话语系统形式上是语言，本质上是思想。

历史无名，史学将其命名。换言之，历史是匿名，史学是命名。故，历史因史学而得名。比如，春秋源于《春秋》，战国源于《战国策》，三国源于《三国志》，南北朝源于《南史》《北史》，五代十国源于《五代史》。

可见，摆脱史学比摆脱历史还难。

不能说历史是一面镜子，只能说史学制造了历史这面镜子。造镜子就是照镜子。两者是一个动作。无人能在镜子中看到自己形象的不妥之后还能若无其事或视而不见。他必须有所动作。可见历史学的实践性之强大。没有改变现实的意愿和能力，历史学说得再多也无意义。历史学对现实有意义不是问题，关键是必须对改变现实有意义。

只要人能想象到的东西，必有其历史。问题在于，如何呈现出这种历史？可见历史学的可能性无限大。

历史学到底有多少种可能？无人知晓。但我们每天都在认真探索着任何一种可能。某种意义上，历史学的可能性似乎还要比历史的可能性多一种。

习惯上说，史学研究历史，但人们往往因此相信，历史只能被史学研究，而且只能被现有史学以现成的方式研究。其实，历史学并非研究历史的唯一方式，更非研究历史的最好方式。就是说，历史学的可能性还有待开掘。

历史学使历史学家失去了想象。于是，历史学也就失去了可能性。即，历史学变得不可能了。在这里，所谓想象并非是把历史想成什么样子，而是历史让人能想出什么。

有一种历史永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和感知。那就是历史本身。正因如此，历史本身能在所有历史之外为历史学划出界限。是可知，历史学的范围既在历史实际之外，又在历史本身之内。

说历史学就是创造历史很难被人接受，但历史学确实是一种最具创造性的学术工作。历史研究的创造性和历史活动的创造性或许有所不同，但这种不同不应被过分夸大。事实上，思想创造性和实践创造性之间的差别往往被不恰当地夸大。

历史学关注的核心不是事物，甚至不是事实，而是事情。区别是，事情不是一个东西，甚至不是一个事实。事实是说出来的东西。只有把事情说出来，它才成为事实。所谓“其文则史”。意即只有形诸文字，才能成为历史。所以，历史学只是用事实和事情打交道，与事物无涉。即，历史学和任何事物都不牵涉，仅仅关心事实道出的事情如何。

既可以说历史是有限游戏、历史学是无限游戏，也可以说历史是无限游戏、历史学是有限游戏。不过，最好的说法应该是，历史和历史学都是无限游戏。

在认识论意义上，历史学比历史重要。而且很多时候，人们总是不自觉地将历史学当作历史。

完美的作案现场是没有留下任何犯罪证据的犯罪现场，因而也是没有作案人的作案现场。它对法律毫无意义。同理，完美的历史是没有保留任何历史记载的历史过程，自然也是没有历史人物的历史过程。它对历史学毫无意义。

人都有写字的经验。即笔的颜色不能和纸张或黑板一致，否则写了白写。因为谁也看不出来。其实，**写史就是在历史这张纸上写字**。写的和历史实际一样，人就看不见。这并非意味着写史必须逆史而行，而是说两者肯定多少不一样。不管多多少，写史和历史必须有差异，否则毫无意义。某种意义上，这种差异恰是史学本质。

如果说历史是河流，史学就是小舟。所以，史学的常态就是逆水行舟，而不是随波逐流。就是说，史学必须具有一种逆流而上的能力和勇气。因为史学本质上是一种“反历史”的东西。

历史本身是河道，历史实际是河床，史料是河水。史学之舟只能在河水中航行，而不能在河床上航行。史学之舟会时不时地靠岸，但永远不会触及河床。是可知，史学必然要受到历史本身的规范，但绝对不会和历史实际发生任何关系。

如果说历史是河流，史学就是石头。最大的石头不是沉在河底，而是高出河面。这样，石头成为界碑，成为人们观察、测量、判断河水流向的基准和标记。问题是，究竟有多少历史著作达到了这个标准？

史学能为历史做什么？史学理论能为史学做什么？皆是未知数，至少不确定。如果你是一个不满足现成答案的历史学家，你肯定会不断敲打自己，你究竟在干什么？在我看来，这种质问本质有别于这个问题：你做这些有什么用？

即便我们弄清过去一万年的事情，也无法预测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可

见，历史学的功用不是教人预测，而是教人应对，即历史学不是培养人一种不靠谱的预言能力，而是培养人一种切实的应对和解决事变的智慧和能力。

六

史料是语言，意思是，没有史料就不能说。史学是思想，意思是，没有史料也能想。史学如何想，则取决于历史即现实。如此，三个命题得以统一。

现在人用秦砖汉瓦建造楼房，仍是现代建筑，而非古代建筑；建造立交桥的材料可以是古代的，可桥本身仍是现代的。这两个比喻穷尽了史料作为语言的全部本质。

史料只是限制人们**怎么说**，并未禁止人们**如何想**。而“想”才是史学之本质。可见，史料作为语言对史学之思想的规范相当有限。

史学界有句名言：有一条史料说一句话，有两条史料说两句话，有十条史料说十句话，没有史料不说话。

我想说的是，不管有多少史料，只能规范研究历史的“说法”，不能限制思考历史的“想法”。

研究历史就是把史料的原有顺序打乱，再重新排列，好比重新洗牌，这样或许能从中找出自己想要的东西。

没有历史，就没有史料。这是一个本体论命题。没有史料，就没有历史。这也是一个本体论命题。前者是历史本体论，后者是史学本体论。历史本体论是第一本体论，史学本体论是第二本体论。换言之，历史本体是元本体，史学本体是次本体。

史料和历史（实际）无关，人们却看成有关；写史和历史（本身）有关，人们却看作无关。

史料在历史之外，自成系统。不过许多时候，人们习惯将过去和现在看成一条直线，故而也就把史料视为连接两者的一座桥。其实，史料就像立交桥。既无彼岸，亦无此岸。它通向不同方向，甚至任意方向，唯独不通向彼岸。其全方位视野和盘旋路径呈现为一种完全开放的结构。有时，历史也像

立交桥。它有固定的道路，却无明确的方向。

史料不论透明还是不透明，都和历史无关。

历史作为历史学的意识对象，对以史料为研究对象的整个历史研究构成了潜意识的结构性制约。对历史学家来说，历史作为意识对象，始终是一种无法意识的对象，是一种意识不到的存在。于是，他们便将史料视为历史，并认定这才是真正的历史。其实，就历史学家而言，他们本来不知道什么是历史，所以拿史料当历史完全是顺理成章之事。

对史家来说，有了史料，就意味着历史开口说话。虽然只是史家在自说自话。一般说来，人们并不认为史家说和历史说有何区别。

人们都说史料无语，其实史料是在睡眠。史家需要做的是唤醒史料和激活史料。这样，史家就能听到史料说话。尽管只是哑语。但哑语也有声音。

史料皆有生命，当你激活它时，就能发现其中的联系。

用一条史料撞击另一条史料，史料才会发出声音。用一条史料敲打另一条史料，史料才会开口说话。

史料是重要的，但怎么选择史料更重要。

一个自以为最客观的史家也不应忘记，即便一条最简单的史料，也需要他的选择。

搜集史料，是“知难行易”；解释史料，是“知易行难”。

“历史文本”或“史学文本”、“历史语言”这类概念都有毛病。因为它们根本没有区分史料和史书。虽然有些史料本身也是史书，但对每个具体的史家而言，他面对的首先是史料。所以他必须先要弄清史料的基本性质。可恰在这个关键环节，人们皆含糊其词，语焉不详。这就使得“历史文本”或“史学文本”、“历史语言”这类概念非常不纯粹，缺乏本质的彻底性，无法对历史知识的构成、历史写作的机制、历史意识的结构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

“历史实在”、“历史实体”这类概念绝对错误。它把历史看成了某种独立自在的东西。其实，就连“历史存在”这个概念都不好轻易使用。因为不论存在还是不存在，历史都不是实在。不论过去还是现在，历史永远不是实在。

许多时候，人们说的“历史实在”其实就是史料。只是他们将史料幻想成过去的“历史实在”。这表明，人们还缺乏基本的史料意识，即不知何为史料。可见，许多史学根本问题都出在不明史料的基本性质上。比如，人们常说，判断事实真假或史书优劣的关键标准在于是否符合“历史实在”，似乎在事实或史书之外远远存在着一个客观的“历史实在”，它能对事实真假和史书优劣作出标准评价。

其实，史料本身无从判断史书优劣，就连历史本身也无法判断史书优劣。正像生活本身无力判断文学价值一样。

好史书的标准，要么有新史料，要么对史料有新解释。许多时候，后者更为吃紧，甚至往往成为首要条件或唯一条件。而这两者显然都和是否符合所谓“历史实在”无关。

把史料真伪当作怀疑历史真相的主要理由，这本身就是幼稚的史学观念。

空白和空场都和史料极度阙失有关。但两者又有不同。空白是完全封闭的隔离空间，无法进入。尽管知道，也没法谈论。比如，我们知道秦始皇有家庭生活，但我们没法谈论他的家庭生活。又如，我们知道司马迁有夫妻生活，但我们就是没法正常谈论他的夫妻生活。相形之下，空场则是一个开放空间，我们可以自由出入，尽管往往一无所获，或所获无几。比如，从《史记》到《汉书》，这一百多年就是空场。其间没有任何一部类似的或重要的史书。《史》《汉》之间好似一片低谷，但绝非荒原。《史》《汉》成为一片天空。没有任何史书能高过它们。人们只能根据它们的巨大存在来确定和辨认史学的模糊走向。其间史学的任何蛛丝马迹都被人们视为和《史》《汉》之间有着种种可能的联系。是可知，历史上任何一个伟大的人物、事件、思想或著作，都会在自己周围自然形成一个空场。这个空场不是它本身，但和它本身有关。因为它随之产生一大片人们极想知道却无从知晓的历史谜团。逐渐地，它吸引人们进入了一个相关记载和信息越来越少的场域。这就是空场。比如，太史公写出了《史记》，但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写成的，又是如何修改的，又是怎样流传的。于是，我们发现围绕着《史记》，形成了一个透明的空域，我们似乎什么都知道，但又什么都不知道。又如，人们都知道